

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明堂

明堂議三首　　郊丘明堂等嚴配議三首

明堂大饗議一首　　明堂告朔議三首

明堂議　　魏　徵貞觀五年

議曰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同或異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

以舊圖其上圓下方復（文粹作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齊（舊唐書禮儀志會要文粹並作同）歸曁當塗纂脩録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鋒（唐書文粹作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何者夏禹哲王致美于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夫豈徒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侈固亦致孝尊親之道因高事天之

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蓋以神以虛玄無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杳冥而莫測故廣袤之度罔知自何者至此一百一字唐書會要文粹並無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歎諸本作意意諸本作其在玆乎自五帝迄今代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模獨虧前典文祖過土階之儉世宗踰甲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下以上聖之英靈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之懽心九

譯之貢既陳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慼自中自五帝至此九十四字諸本並無臣等親奉德音預諸本作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諸本作徽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體二字諸本作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臻諸本作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

諸本作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作故諸本作而作不諸本作何必師古圖像備陳決之聖慮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皇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同前　顏師古

議曰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舊唐書志會要文粹並作之簡牘全文莫覩起自舊唐書會要文粹作肇起黃帝降及唐諸本作有虞彌

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鉅（諸本作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旨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從横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理實（文粹作實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記其四面則有應庫（諸本作門）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月令（諸本無此二字）四時之次相同（唐志作用）則路寢之義足為隱括（諸本作明証）又云（諸本作文）王居明堂之

篇載帶以弓韣禮於禖下（諸本作禮于高禖下）九門磔禳（諸本作攘）禦

止（諸本作以禦）疾疫置梁除（文粹作陰）道以利農夫令國為（諸本作有）

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諸本作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

所班（諸本作為）皆在路寢者也又記云（三字諸本作戴禮）昔者周公

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明堂也者

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

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諸本無此二字）亦曰

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

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後(諸本作後)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令(諸本作立)既在皐庫之内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曰(諸本作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膺集(諸本作詢於)縉紳言論紛紛(諸本作紜)終以不定(諸本作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其方(唐志文粹作亦無方面)孝成之世(諸本作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起(諸本作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

一實三名（諸本四字作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裒（唐志會要作褒）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登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景己之地顏容（字子嚴）釋例亦曰明堂大廟凡有七名其體一也茍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自胷襟曾無師祖審見且夫功成作樂治（諸本作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莫（諸本作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聖上大啟崇基

光膺寶運功髙開闢之後德邁邃古之初鳳紀龍官譬
昳澮於溟渤隨山練石塹培塿於方壺大樂與天地同
和豈奏曩時之韶夏大禮與天地同節寧踵前代之膠
庠天縱多能睿喆玄覽總五行之秀氣抱六藝之菁華
秩宗茂典皆取必於宸極共工妙術咸禀訓於深衷隱
顯無遺洪纖必應百神受職萬物斯覩將建明堂爰降
絲紱規矩之度久已蓄於聖懷遠近之宜實不惑於僉
議自聖上至此一百五十四字諸本無假如姬旦周公諸本作舊章猶當擇其

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况乎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昔漢議封禪愽召諸生則乖戾多端事乃依違累載惟倪寛先覺獻奏昌言獨斷之於天子於是制詔始下決策施行紹列辟之鴻明成天下之壯觀今既時和歲稔俗阜人安兆庶子來鈎繩庀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唐書會要作闈實允事宜量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典彝諸本作明堂永貽則諸本作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略

而不論悠悠常談不足循其軌轍謹議

同前　　陳貞節

議曰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舊唐書有自字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俯仰從容諸本作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唐書作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考文粹作據唐志作究

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會要作元是）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已者（者字會要作而已）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

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逕禮經甚（諸本作且）奈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之（諸本無之字）不孚佑者也則天太后揔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圯之期躡和憙（後漢作憙諸本作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已（諸本作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門（唐志文粹作闈）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機大

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會要作基）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爾（文粹作通）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乖（諸本作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工（文粹作上）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近（唐志文粹作通）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物取（諸本作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會要作四）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

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巧歷（文粹作歷）之計擇煩（文粹作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脩可因者隨時（唐書會要作而文粹作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謹議

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孔玄義

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舊唐書通典會要無此二字）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唐書作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

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唐書作配之極也又易曰唐書會要作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圜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會要作開王業應天順人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

亦是通武王之義故知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祖諸本無此言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謹議

同前　沈伯儀

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註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

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捨契而取（會要作郊）冥去取既差（唐書作多）前後乖次則（舊唐書志會要通典作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不兼於兩配成王以（三字唐志作成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

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唐書如此英華會要並作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宗（諸本作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圜丘方丘（通典會要作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

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揔配五天謹議

同前　元萬頃

議曰伏惟高祖神尭皇帝鑿乾構象闢宇（通典作土）開基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叡德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千古（舊唐志作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尭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尭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

配令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通典作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會要作恭以承唐志通典作成志忠而順美竊惟唐志通典作以兼配之禮特禀先聖之懷爰取訓於通唐志作前規遂中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遷唐志作通便是臣黜於君遽易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劔之心豈所以中太后哀感之誠徇皇帝孝

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旣兼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燿魄等邃含樞闡三葉之宏謨唐志作基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地郊天豈祠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歴配五祠以申典禮謹議

明堂大饗議　　韋叔夏

議曰謹按明堂大饗惟祀五方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

月也大饗帝則曲禮所云大饗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禮唐志作禋志切故於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饗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

之下脧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刋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等五嶽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揔眞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會要作以小神同薦於嚴配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旦唯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嶽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圜丘庶不煩黷謹議

明堂告朔議聖歷元年　　閻仁諝

議曰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

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則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會要作行）用按月令云其帝

太昊其神勾芒者謂之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旣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饗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

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會要一作禮論一作記非作按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近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即于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一作店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一作歷覶今古博考載籍既無

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一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其文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一作頒告朔於）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同前　王方慶

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盖所以明（一作順）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唐諱）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

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一無此二字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蔡邕一作蔡邕立議會要作義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郊揔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

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會要作生)災害不生(會要作作)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十(會要作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

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文粹有以此二字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

每歲首元旦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皆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

歲元旦通天宮受朔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揔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言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饗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廵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旣異在臣不敢用一作同鄭玄云凡聽朔

告其帝臣愚以為告其朔之時一作日明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饗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議一作識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一作造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

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為禘祫祭三字會要作禘祫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一作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户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湮滅一作載籍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揔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于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彞典

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一作之）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一

堂一作明堂二字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謹議

由緒浙本文粹作緣由　一作皆舊唐書志

同前　張齊賢

議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一無此字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也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大史職頒告朔於邦國之中一作下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一作外皆有閏

月王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一作兩傳）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以（一作云）周禮天官太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唐會要如此英華作政恐元本避諱）於邦國都鄙乃懸象（一無此字）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一作象）浹日而歛之即是謂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唯以歲首元旦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

太宰所云布治唐會要如此英華作政恐元本避諱于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太宰之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唯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干寶之注以一無此字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即一作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為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

者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旣視朔遂登觀臺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聽朔之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即一作若謂天子惟歲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

諸侯尊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大皥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既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王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為靈威仰等

五天帝且聖人為一作唯能饗帝孝子為一作唯能饗親令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饗也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月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是揔頒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頒之于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内彼謂

讖外事不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漢祖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作一已下喪亂孔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謹案禮論王珉范甯等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者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正文也又貞觀顯慶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嵗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嵗

首一告朔乎借矛擊盾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
尊祖配天於義爲得若乃創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
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
羣議所得參詳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三 六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宗廟

太原寢廟議

顔師古（貞觀九年）

議曰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悉以議聞伏惟聖情感切永懷纏慕思廣烝嘗事深追遠但究（唐志作傍）覲祭典考驗（唐志作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于下土別置至若（二字唐志作昔）周之豐鎬並（唐志作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唐志作便）營非云一時俱（唐志作别）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謀（會要作詢）廷議據此陳奏

遂從廢毀自斯以後彌歷年代輟而弗(會要作不)為迄今永久按禮記曰祭不欲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睿哲之格言皇王之通訓況復導揚素志實招(擬作昭)懿則俾遵儉約無取豐殷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佑有乖先古(會要作旨)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衷不遺至性罔極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式光萬代列揆縉紳僉曰惟允謹議

定宗廟議

岑文本(貞觀九年)

議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莫不[二字一作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爰致[一作致敬]郊廟自義非闕里學滅秦廷儒雅既喪經籍堙[一作湮]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一作執淺]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會要作今]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各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

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世之彝典臣等
奉述睿旨討論往載會要作載籍紀七廟者實多稱四廟作一
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
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三廟士二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
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
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然故其文曰
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

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正說（一作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通典作也）況復禮由人情非自天墮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建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經世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叅議請依晉宋舊典（一作故事）立親廟五（一作六）其祖宗

之典（一作制）不在此數（一作式遵舊典）庶承天之道興於治（一作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治之日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七廟議

張齊賢

議曰昔孫（會要作荀）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一作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一墠王制云（會要作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

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之廟主皆昇合食於太祖之室會要作廟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饗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

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祖會要作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頴川京兆府君等並為會要作亦以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于一作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易一作改故守文氏以文一作武字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洽一作葉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大一作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

穆之内故皇家會要作圖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宣光以下一作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三月一日勅旣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一作則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廟會要作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會要作皇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唐諱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注詩雍序太廟一作祖謂

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禼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禼故以稷禼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守（一作國）國土不傳景皇帝始封實基明命（會要作德）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叅為太祖齊

梁不以蕭何為太祖晉氏不以胡公殷王卬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僉（一作多）同帝亦然之唯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也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以必

不可立故也今旣年代深遠方復立之豈是（一作是非）三祖二（會要作三）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旣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愼禮祭神如（一作如神）在理可不（會要不可）詎請准勑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之議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同前　　劉承慶（尹知章同議）

議曰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稱(一作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採(一作摭)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會要作國)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稷卨(六字會要作昔湯武受命作因稷卨)太祖代遠出乎(會要作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合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國周隋撥亂皆勛隆(會要作宗)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別(一作企)制夫太祖以

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會要作至）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啟旦四（會要作六非）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會要作啓）唐代數猶近號雖稱（一作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還止有光皇帝以下

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興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通典作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議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廢隱太子等四廟議

裴子餘（開元三年）

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嗣一作胤殞身昭代聖
人一作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厚憲章往昔垂法一作範
將來今欲使陵廟有憑神靈是享故禮曰禮從宜又曰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禮從宜者明可置也
善繼志者不可改也我太宗文武聖皇帝功成理定制
禮作樂太上皇能事斯畢窅然高視皆以禮順於情情
通則類應樂感於物物感則德和所以深悼友于敬申
孝享範圍軌躅潤色鴻名昔嫄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

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一作代)宏規後賢令範固知
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殷(會要作殺)方從大教又按春
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予將以晉畀秦秦將
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
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也(一作矣)
雖史有詳畧而微旨見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
無異説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
竊以宮廟國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因禱立

廟尚不為嫌豈與夫睿聖深思（會要作因心）闡揚至化篤惟親之祀亟可（會要作永）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思所枉者深所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昔炎德滅秦自以功高百代天下郡國皆立高廟二祧不遷九祖並享三分國用四海共違徒議廢興竟無得失既而疾因夢譴嗣闕承祧雖天道有因亦人事何補既非此例不假推揚但樂有差等禮亦異數恭聞正議虔訪有司金石取象

於軒懸牢禮不虧於乾豆談樂廢廟絶恩棄德神之無形亦可欺也又按周禮官有其職修其事若廢官去職何以敬神失敬與誠何以降福且尊以儲后位絶諸侯謚號旣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理所安狥利忘禮何以為國謹議　一作皆通典

同前　　　段同泰

議曰古先哲王作範貽訓不背時而立矩必隨俗而裁規由是因人以設教從宜而制禮苟反經以合禮膠柱

以調絃故三代所以損益不同百王所以昇降斯別伏據隱太子章懷節愍懿德等皆禀殊恩式創陵寢一羞蘋藻驟移檀柘豈非睦親繼絶悼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戾園晉修虞祀書稱咸秩禮記舊唐志作紀會要作祀百神紛綸蔵蕤可畧言矣按陳貞節奏狀云伏見隱太子章懷節愍懿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祼獻連時又引漢元帝朝貢禹奏及丞相韋玄成匡衡等議以為先王典禮不可越

者臣愚以為貢禹上書匡衡奏記理具於此事匪其倫何者上述祖宗遠論壇墠徃復於商周之際徘徊於遷毁之間隱太子等並特降綵綸别營祠守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如逝者之錫蘋蘩亦猶生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建封子弟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輙此奏停雖存殁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别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會要作宜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

其可又奏狀云合樂登歌有同列帝者隱太子等廟比來裸享皆禀舊章牲止少牢舞纔六佾進無李氏之僭退用諸侯之禮恭惟故實未為乖謬自玆以降斷亦可知又據匡衡議思戾太子后園親未盡謹檢（會要作案）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緦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準禮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故劉歆以為德薄者流卑德盛者流光禮無所不順故無廢廟又漢司徒掾班彪云貢

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皆數復紛紛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名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據班彪之言足明古今異制禮合從宜按匡衡之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罷廢竊為不可隱太子陵廟等權與建立素非禮官詳定蓋是恩從中來斯事非外獎至如漢置戾園睦親也晉修虞祀繼絕也索神以祭則旁洽百靈咸秩無文則遠霑累代且

匱神之祀春秋所非陟岡在原詩人攸歎國家仁及草木孝通神明澤旣漏於三泉恩亦覃於九族豈有遠則堂伯祖近則堂諸昆服未絕於緦麻情見遺於黍稷臣愚以為置之則綏族廢之則收恩綏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絕事關聖慮奏定為宜謹議

太廟遷祔議

陳貞節 蘇獻等議 開元四年

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叙矣謹按

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唐志如此英準作武宣非不嗣於孝成而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絕一作統懷帝自繼於世唐諱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晉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

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三字一作位天子者事七代謂從禰以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禮也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謹議一作皆舊唐書志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

議曰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太后有太姒之德以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舊唐書志作啓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為立廟名曰閟宫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宫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

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貞元十五年九月

今年夏四月禘享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勑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内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向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享嚴禋之極制也周

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毁廟遷主皆太祖之后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别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虚其位魏明帝祔以太上集無上字皇别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以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於集作于晉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祔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

公卿博議范宣請文粹有特字築一室韋泓請室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

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儀（一作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啟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儀（文粹集本作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

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寮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字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逺遷園寢分饗禘祫如集作加幣玉虞主而杖卜瘞埋援集作虜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德明興聖之廟從集作猶別廟也等于集作於創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

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啟皇運于后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曽玄猶周人祔於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之文粹無禮此二字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儀集本文粹作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經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集本文粹作議禁中乃今累叨睿奬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

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謹議

同前　　元稹

謹按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宗太和大聖昭孝皇帝神主為代數當遷之廟議者云中宗復辟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之主不得為不遷之廟

以愚所裁皆非得禮之中也按禮官爲臺省官等議但以爲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爲不遷之宗皆曽不知雖實爲中興亦不得爲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爲始有功者爲祖始有德者爲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祖宗也按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爲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爲始祖初立五廟後代

以湯為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葢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説周人以后稷為始祖後代又祖文王而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為準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葢后稷文武三廟為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周禮守祧註云先公之祧祔於集作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於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則成

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遷集作周之始王並無集作盡為不祧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為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毁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云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代宗孝宣為中宗惠景已下為遷廟適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逮於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為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為不祀其祖禰

哉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有以七廟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為說者以理推之尤為不可借（集作假）如聖朝以景皇帝為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為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為太宗別立昭穆之廟六合不遷之廟為九盡以為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為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是有功之祖則有祖有宗（集作百祖千宗）盡居（集作歸）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後定祧遷則是臣子有

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則無據言情集有酌字禮則兩乖酌集作考古宜今孰云可者曷若削漢朝不經之説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為百集作萬代不朽之定制集作計不易親親之祀終無它惑之疑誠一王盛典也謹議

重修伍員廟議　李善夷

伍相公員也廟在澧江之渚自為寇所擾為兵火所焚為野火所燎為風雨所壞為江浪所侵垂二十年向為

墟矣雖有鍾山蔣侯之驗其神亦無所依止澧守欲重建廟宇里人曰不可員楚之仇也鞭我死君其過也甚又曰員孝於父者其廟廢之則無以旌其孝建之則無以勸其忠太守不決一日問余愚曰太守不知伍員非不忠於君者楚平王非員之君也書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楚之君即非天子也當平王之時君上乃周景王也楚子實天子之臣員即楚之陪臣吳楚之君乃五等封以其國迫近蠻夷地雖廣不得

為侯伯而為子男故仲尼修春秋吳越楚雖大而不稱王止稱吳子越子楚子而已王乃彼之自僭則欺天欺天則安得其下不逆夫覆載之内天子為君上固不可異二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楚之諸子覬兵滅國無代無之子胥周之臣也君在上不欺天者忠也復父仇者孝也忠孝旣備安得無馨香之祀乎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三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祭祀

禘祫議一首　敬鬼神議一首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顯慶二年七月十七日

長孫無忌許敬宗同議

議曰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勳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議在報功爰及隋

代並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上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議（一作禮）咸秩未申今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唐志作事）修附禮令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酆以太公配祭周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

配祭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又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顔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顔回俱配尼（通典作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顔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通典作禮樂詩書）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注

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會要作已）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父迭（通典作更）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通典作制）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訛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輙事刋（通典作史）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通典作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

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周公(會要作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代(通典作載)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來(會要作降)奕葉封(通典作繼)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貶乎(通典會要作俯入)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謹議

此篇自祭唐堯至準貞觀共八十九字英華元脫

去今以舊唐志會要添入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

議曰依舊唐志作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通典會要作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通典作祠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通典作為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以配天皆為太微五

帝考其所說乎（諸本作外）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乎（唐志作於會要作于）天百穀草木麗乎（同上）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諸本作昊）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六字諸本作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

在第三（通典會要作二）等與北斗並列（通典作別）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唐志通典作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通典作恒）相沿（唐志通典作緣）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例（文粹作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昊天（諸本作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通典作別無）圜丘

之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圜丘之外别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校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祠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反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啟蟄而郊郊

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啟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唐志作考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取王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為會要作於一祀以符古義仍並請循唐志作條附式令永垂後則謹議

論配坐議文粹作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前　人顯慶元年

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上帝而

伏犧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舊唐志作聖德追奉太宗以唐志文粹作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曰二本作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

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儀二本作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註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二本作比註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祗配祠唐志作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

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祀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唐志作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

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
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
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唯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
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二本作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
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
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則聖朝
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文粹作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
祖景皇帝締構（唐志作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啟祚汾晉

創歷聖之洪基（文粹作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制物（文粹作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文粹作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唐書作協天造於上靈）請准詔

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並二本作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文粹作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臣等叨濫職定彝章敢執禮經昧死陳情疑作請謹議

功臣配饗議　顏師古貞觀十六年

議曰竊以肅恭禋祀經邦彝訓追遠念功歷代鴻典故當立文定制適事從宜垂裕後昆永貽憲則聖皇馭寓玄化醇深錯綜遺文苞括舊埶於穆清廟備孝享於古

闕股肱良哉豫銘常之配侑爰發明詔俾命率由秩宗致請博謀僚列淺聞寡見無足觀採但禮經殘缺年載遐深傳習各殊執見靡一爾雅說祀禘為大祭公羊義大事謂祫何休所釋又異鄭玄然皆一配之文曾無重祀之證是非衆論雖曰踳駁隆殺二端厥趣可覩謹按祫者合食禘乃諦祭禘小於祫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其大享周禮著祭於大烝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以降莫不通行中間雖經差失梁朝又以

矯正有齊立號朝宗河朔周氏命歷卜食咸陽修定禮義皆有憑據同遵此典未嘗釐革今欲更改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顯會要作揚其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且夫無豐于昵昔賢著誡黷則不敬祀典明文徒見異端假從臆說煩而非當於義無取又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為祭自於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

所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畧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則不豫（會要作及）依經合義進退為允謹議

禘祫議（上元三年）

史玄璨

議曰按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文雖互其義畧同禮記正義引（通典會要作列）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諸本作享下同）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是

三月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唐志作當禘于羣廟僖公二字唐志作文宣公八年禘僖公也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通典會要作齊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于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祫

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謹議

加籩豆增服紀議　崔沔開元二十三年

議曰伏準今月十八日恩敕節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者謹按太常奏狀陸海所產鮮美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今既須豐理應加數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加十二者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文粹作制古今

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通典作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罇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會要作用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文粹作尚玄可存而不能文粹會要作可測也祭禮至文粹作上敬可備而不敢通典作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文粹作血腥爓熟玄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

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鐏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文粹有異字)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純(文粹作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文粹作祠)祭

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舊時享祀（四字諸本作時享）禮饌畢陳用周之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一作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取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增昜（文粹作昜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會要作及時）鮮美考諸祀

典有所漏畧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通典文粹作祠

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羮古食也盛於甄甄古器也和羮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

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享宗廟（四字文粹作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通典作無）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者（文粹作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不可反制（諸本作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其

諸本並無其字議而後草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又按太常奏狀外祖父母服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舅母服請加至袒免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舊唐志作為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二唐志作貳總一之唐志作定義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

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徃修新唐志會要作貞觀修禮時改舊儀唐志會要作革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會要作尊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會要作隆乃明皇諱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云徵兆僟或斯見會要作因斯見矣天人之際可不誡哉開元初補闕盧履氷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勑令僉議于時羣會要作衆議紛拏各安所唐志會要作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皇帝唐志會要作陛下運稽古

之恩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别勑一依古禮事復典故唐志作故實人知方向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為萬代成法謹議

同前　楊仲昌

議曰伏奉去月二十七日勑太常卿韋縚奏稱正月十八日恩赦節文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具奏令諸馨香之物卄旨新鮮肥濃之味陸海所産皆充祭用每座籩豆各加十二

酒爵制度亦令廣大者徧學固陋嘗聞於師猥叅廷議之末思答守官之用謹按禮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文粹有祭字）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唐志作和）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唐志文粹作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

禮云（文粹作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會要作宜）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此明祭存（會要作尚）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國初貞觀之後禮法刊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會要有行）

字之於園陵愚忝主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

又外祖父母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齊類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舅母並請加至袒免者謹按（會要作臣聞）儀禮曰外親皆緦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為小功五月其為舅緦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訖今之所加豈異前旨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堂姨舅母並升為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

加報於外孫乎如以外孫為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陵乎儻必如是深所不便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路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而遂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而抑情是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況乎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

道一詞偶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弘教伏望各依
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請增加愚見以為不可謹議
右二篇舊唐志會要通典以服紀不當入祭祀遂
並分兩處唯英華總為一議蓋元詔併指二事當
仍英華之舊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永泰二年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凡受命
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唐志會要有己字下六廟則以親盡

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世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啟（文粹作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

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郊禘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文粹會要作遵〕漢氏〔文粹作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斯〔文粹作失〕孰甚焉〔舊唐志作孰莫大焉會要作孰將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會要作尊崇〕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唐志作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

唐志作于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文粹作臣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自謹稽至此二十字唐志作謹稽禮文參諸往制請仍舊禮文粹作典謹議

禘祫議　韓　愈貞元十八年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寮議限五日内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

追孝祖宗肅恭（集作敬）祀事凡有疑（三字集作凡在擬議）不敢自專
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
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集作在）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之主（集作之祖）宜永藏之夾
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
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
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集作祭）焉

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六字集作宜毀而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云集無云字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文粹有使

字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集作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杭本作子）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遠之（集作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

主而復築宮以祭之今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所主（集作其所）廢祭則於義（集作禮注作經）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集作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

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集作頻）禘祫（集作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為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敬鬼神議

李谿

古人言敬鬼神之禮有禱祠祭祀皆所以立不刊之典而教人孝悌非謂能為禍福而求益則何以言祈福歟若然者則必知鬼神之所在矣不然則何以知其益耶且書稱帝堯命重黎絶地天通無有降格以言天神不降于地地人不奸于天注云各有其所自然不擾也左謬矣氏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莫能逢魑魅魍魎此亦言捍禦僻邪也今據史記列堯先禹後年代甚明若旣使重黎能絶地天通則人神已不降格矣夏禹何

所加益而鑄鼎耶若禹非妄作實欲知神姦則是重黎不能絕天地之通矣研斯二說將為妄則列之經史以為實則甚相悖今不知鬼神尚在域中耶為前聖所遏絕而不通也有無之間果未可詳辨以為果有耶則宣尼固當語神而不拒子路問事也以為果無耶則丕山蹊隧之迹不列於史策既千里著論亦無復也自此已往或謂之有或謂之無竟無定止有無尚未知而君子敬之豈足求益耶然道固若是矣道斯在豈必徼福而

後為哉若徼福而後為則是內懷詐偽曲諂之心非不愧乎屋漏也今江東委巷之禮祠夏禹蜀人則祠先主與武侯祈祝徼福昧亦甚矣且夏之後桀奔南巢蜀之後主面縛於成都苟有神禹先主武侯之靈何不救也豈有未能救其骨肉子孫而愛他人乎推而考之則鬼神未必能專為利害也設令能害盈福謙饗于克誠亦惟德所動吉凶由人而已豈變化所為哉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若以鬼神未能福人而無敬是不

見利不勸也未能禍人而無懼是不威不懲也可以君子而同於小人乎是故敬而無失匪有他也禁淫祀勵疏怠匪求益也茍有前聖之典籍在則禱祠祈福亦設教論道而已故君子敬順而勿疑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四